

2019年终盘点·感受城市治理民生温度

55万平方米！上海旧改将超额完成全年任务

改造方式、资金筹措、政策支持等方面均出现一系列创新探索

■本报记者 周渊

2019年,上海预计可完成旧区改造55万平方米,受益居民2.9万户,超额完成年初确立的目标。旧区改造既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今年初,上海立下中心城区完成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50万平方米、受益居民2.5万户的年度目标。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本市中心城区已完成旧区改造46万平方米,受益居民2.46万户,分别达到年度目标的92%、98.4%。

今年上海旧改工作呈现加速推进态势。从居民签约比例看,今年新开工基地均在很短时间内签约率达到99%以上,旧改工作呈现高比例生效态势;从全市总体情况看,各区旧改工作有序推进,都有较大项目完成,呈现齐头并进、整体推进态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未纳入旧改范围,其他各类“拎马桶”老旧住房改造方面,今年上海设定了启动实施9000户、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目标。截至10月底,全市共启动实施1.1万户、39万平方米,同样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接下来,上海将继续加快完成已通过首轮居民意愿征询的剩余旧区改造项目,加快未纳入旧改范围、其他各类“拎马桶”的老旧住房改造,落实工作方案、加大工作力度,形成跟踪机制,确保任务完成。

今年上海旧改工作顺利开展得益于一系列创新探索:在改造方式上,采取“政企合作、市区联手、以区为主”新模式,打通地产集团参与旧区改造的方式和途径;在资金筹集上,安排了200亿元城市更新专项资金撬动项目推进,同时积极争取中央支持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地产集团也积极搭建融资平台,通过签署旧区改造银企战略合作,保障旧改资金需求;上海还创新推出政策措施,按照“一地一方案”要求,统筹风貌保护、资金平衡等要素,牵头编制规划实施方案。

据悉,今年旧改任务完成后,中心城区预计还剩余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约180万平方米,居民约9万户,主要集中在黄浦、杨浦和虹口等区;零星旧改约22万平方米,居民约1万户;未纳入旧改范围、各类“拎马桶”的老旧住房约60万平方米,居民约1.5万户。



有着成片老城厢的豫园街道,位于黄浦区中心位置,也是“十三五”时期黄浦区旧改“主战场”。 本报记者 袁婧摄

闵行区单体体量最大旧改地块进入新居交房入户、发放补偿款项阶段

百年颛桥老街啃下旧改“最后的硬骨头”

■本报记者 周渊

闵行区颛桥老街有一家颛桥电影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是“吃好夜饭看电影”的时髦场所;如今,这里是“颛桥老街剩余地旧改征收综合大厅”,正在为老街居民办理新居交房入户手续、发放补偿款项——实现着颛桥老街6000多位市民群众数十载的新居梦。

建于二十世纪初的颛桥老街,曾是颛桥镇商贸最为繁荣的地方。但是,在时间的磨砺下,这里房屋破旧、环境杂乱,迄今还有300余只马桶,安全隐患、防汛压力、管理困难等问题层层叠加,这里也成了目前闵行区单体体量最大的旧改区域。今年10月25日,老房启动选房签约,11月3日即宣布颛桥老街剩余地旧改征收签约协议生效。目前,老街居民正陆续乔迁新居。

“两次评估两次结算”突围“老街改造,面前有‘十万个难’”

“每逢下雨天,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街上水漫金山……”在颛桥老街生活了一辈子,陈阿姨的“吐槽”多得无从下口。

但历史长达百年的颛桥老街,要“动筋骨”却绝非易事。“老街改造,面前有‘十万个难’。”颛桥镇党委书记陈皋一一细数:老街上土地和房屋权属类型众多,不同性质房屋互相混杂,其中面积最小的仅3.75平方米,最大的237平方米,“一套方案很难覆盖老街居民的诉求,征收工作难度系数大增”;老街人口结构复杂,80岁以上老人有近300人,还有120余名残疾人……

但最大的难点还在于老街旧改的“历史遗留问题”。颛桥老街旧改一期启动于2003年前后,当时采用“毛地出让”模式;由于这一模式不能覆盖快速增长的实际动迁成本,二期、三期旧改进展十分缓慢。最后启动的老街三期,占地238亩,有常住人口6000余人,涉及居住房屋1573证(户),被称为“最后的硬骨头”。

“两次评估两次结算”突围历史遗留问题

“早在制定方案前,闵行区和颛桥镇多个部门进行了深入调查,还邀请各方专家‘开门做方案’,补偿方案修改了100余稿。”

旧改指挥部现场负责人、颛桥镇副镇长王学政的笔记本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

为了确保居民利益,同时保障动迁资金安全到位,颛桥镇在律师团队的支持下,创新提出了“两次评估两次结算”:由开发商先行支付预评估动迁包干费,形成净地交付前,再根据周边土地出让价格对当时楼板价进行评估和包干结算,“无限接近市场出让价”。

大部分居民都有浓厚的老街情结,为让大家“不离乡土不离乡音”,颛桥镇还多方筹措镇域内的安置房源,主要房源就位于老街1公里外的君莲H11地块。

公平、公开、公正贯穿了旧改征收的每个环节。旧改征收综合大厅里,墙上整齐张贴着各类文件和宣传漫画,签约、搬迁情况,每处安置房源信息一目了然;三台电子查询机,让居民可随时查询、补偿方案、安置房源等信息;电子签约系统则实现了签约文件的自动生成,排除人为干预因素。有意思的是,到了老百姓最在意的选房环节,颛桥镇却选择最原始的抽签排序选房。“电脑抽签只要几分钟,但居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手气’,为保留这份仪式感,也让老百姓更安心,光抽签环节我们就举行了九场,持续三天。”王学政说。

怀揣为民初心耐心解决复杂问题

梳理错综复杂的产权关系,寻找权利人、疏导居民思想等等,无一不考验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恰巧,颛桥老街的旧改攻坚阶段,正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推进之时,颛桥镇就在老街旧改基地建起临时党支部,让党课成为大家的“充电站”。

在旧改基地上的众安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张峰遇到了一户人家:房屋最初的租住人已离世,多名子女及配偶共6个户口在其中,但却分住上海各个区,旧改征收使这些几十年不曾见面的亲人产生了分歧。张峰和同事在两个月里二十多次奔波于各个区,不厌其烦地与这些当事人当面沟通,最终让权利人同意了先征收再逐步分清权利收益的方案。旧改过程中“顺便”解决家庭积蓄多年矛盾的故事也出现不少。陆家70平方米的房子里有多达18个权利人,工作组上门征询意见时几代亲属正打官司解决“家庭内部矛盾”;为此,工作人员陪着他们一起去档案馆、房产交易中心复核资料,去安置基地现场看房,居委会、律师团队同时上门调解。最终签约时,这户人家撤销了诉讼。

者正是中国提交给世界的智慧和方案。”魏柳南说。

7日是“2019·南南人权论坛”会前参访团首日,与会代表登上总高632米的中国最高楼“上海中心”,体验上海老城厢的改造典范“新天地”,并深入一个普通居民区五里桥街道,考察上海自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生活垃圾分类等工作进展情况。这座拥有2400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其庞杂有序、繁荣和谐的独特面貌以及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精神气质,给与会代表留下深刻印象。

复旦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陆志安副教授将随参访团赴北京,参加于10日至11日举行的“2019·南南人权论坛”。他认为,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举办的“南南人权论坛”,不仅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官员学者了解今日中国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的中国发展经验的好机会,也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推进人权交流合作的契机。

“发展中国家人权事业的追求都是一样的,即更加关注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渴望尊严和幸福。”陆志安说。

新华社记者 吴宇 王婧媛 (新华社上海12月7日电)

些都只是一层皮,里面改的其实是整个脚的爱情故事。”

这一困境如何破解?在李伟长看来,不同于传统文学,科幻小说不仅仅依靠语言能力和叙事方式,还承担了新技术翻译家的角色。“比如基因编辑、航天航空的复杂技术发展到了现阶段,需要中介者来帮我们翻译,文学中介任务就由科幻小说家承担。科幻小说家要具备的现实关怀,不局限于单纯的人类命运,更重要的是能不能从‘硬核’维度解决技术是否可靠等命题。”他谈到,过去生活变化相对缓慢,经验的适用性不会产生迅速变化,而如今,快节奏更迭使人们普遍处于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焦虑之中,科幻创作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创作空间和书写弹性,这是年轻作者普遍面临和需要把握的巨大机遇与挑战。

“中国面对人权问题越来越开放和自信”

——“2019·南南人权论坛”与会代表上海参访记

7日正逢大雪节气,上海黄浦江畔层林尽染、水天一色。来华参加“2019·南南人权论坛”的70多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以及联合国的官员学者一早来到徐汇滨江,感受“上海的早晨”。

得知黄浦江两岸昔日码头厂房仓库密布,的45公里生产岸线,近年来华丽转身为生态优美的生活岸线,看到三三两两的上海市民在滨江沿线跑步、骑车、遛狗,与会代表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

“我觉得中国面对人权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开放和自信,眼前黄浦江的变迁,就是中国民生生存权和发展权极大改善的一个例证。”来自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的达维娜·斯加塔·拉施对新华社记者说。

拉施女士现任萨摩亚监察长办公室总务处长。2009年至2013年,她曾在四川成都的西南财经大学留学,攻读国际经贸专业。

刘慈欣一骑绝尘背后,是原创科幻青黄不接

(上接第一版)他也会“吐槽”,即便《三体》三部曲近几年累计销售超60万册,依然难以带动他的其他长篇小说销量。

“我们短时间内完成了西方科幻百年史中各种流派思潮的实验,而自身却因此难以在某一时段内形成一系列的创作主角。”有学者指出,除了通常意义上的硬、软科幻之分,欧美硬科幻还细分出了数字朋克、太空歌剧、反乌托邦等不同流派,每个类别里都有出挑的代表作,但中国科幻经过20余年发展,仍缺少引领潮流的年轻旗手和重磅力作。科学史学者江晓原认为:“刘慈欣打响了头炮,但炮声能否持续响下去,则相当考验中国科幻小说家的整体实力。本土科幻文学有很长的

一段路要走,需要专业队伍作品量的累积以及创作水平的稳定性。”

裹了层科技“外皮”,装的却是蹩脚爱情故事?

不少评论家有个共识:科幻代表作“后继乏人”,一大关键原因在于,科幻题材本身的“高门槛”,对作者的科学素养和人文审美提出双重挑战。

“传统主流文学里,多探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关系之间的戏剧张力,但科幻小说比一般的纯文学或通俗小说更难写,它不光要处理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等文

学性问题,还需考虑科技维度,在艺术审美、叙事策略上承担主流文学难以充分表达或探讨的一些议题。优秀的科幻小说往往将科技和文学打通融合,使其成为完整的嵌合体,而不是把传统的文学故事披一层高科技的外皮,就能称之为科幻小说。”陈楸帆认为,这种门槛决定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写科幻小说,“硬上”反而适得其反。

国内有些打着科幻文学旗号的小说往往“皮肉分离”,作家刘洋就曾在科幻长篇《火星孤儿》里,借小说角色古河的一段话调侃道:“(不少作品)都是些俗套的点子——生化病毒、人工智能、电脑网络、黑洞虫洞、时间旅行——到最后,你甚至发现连这

打造濒危长江旗舰物种生命方舟

应勇参加长江口珍稀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

本报讯“三、二、一!”随着水箱槽门依次打开,123尾中华鲟、4万尾胭脂鱼、5000尾松江鲈鱼从放流槽跃入长江,踏上回家的旅途。“生态优先,共享未来”2019年长江口珍稀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在崇明举行。这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重要指示精神,建设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的具体行动。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参加增殖放流活动,副市长彭雷雷讲话。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对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长江口是全球重要的生态敏感区,是鱼类“活化石”中华鲟生命周期中唯一特有的栖息场所。上海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全力推动中华鲟保护和长江口水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2016年建成和投入使用的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保护基地一期工程,对中华鲟物种的保护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目前,已开展长江口珍稀水生生物增殖放流27次。作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地二期项目已经正式开工建设,预计2021年基本建成。

上海将继续坚持保护优先,积极开展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宣传,加快建设长江珍稀濒危物种人工驯养繁育和科普教育基地,全力修复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和关键生态环境的功能,努力打造濒危的长江旗舰物种的生命方舟,以及珍稀水生生物保护基地的国际标杆。

共建“媒体智能处理研究中心”

上海交大与中央广电总台签约,慎海雄出席

本报讯(记者张懿)“5G+4K/8K+AI媒体发展高峰论坛”昨天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签署了关于深化落实《超高清音视频制作呈现国家重点实验室》协作的合作协议,将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上海交大共同建设“媒体智能处理研究中心”。

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出席并致辞。

上海交通大学在媒体网络、人工智能等领域素有积累,上海交通大学未来媒体网络协同创新中心在广播电视领域攻关20年,是超高清音视频制作呈现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要技术支撑单位。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建设全媒体、融媒体、智媒体的过程中,始终走在主流媒体的前列。此次合作有助于推进媒体领域关键技术突破,保证技术安全,重构广播电视的传播形态,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引领广播电视行业的产业升级。

本报北京报道

北京出版集团联合清华大学举办研讨会

再读路遥为何还会深深感动

■本报驻京见习记者 吴金娇

“在今天这个时代再读路遥,为什么还有读者被深深感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现在的情感和表达方式都非常轻盈,我们没有能力再像路遥一样书写情感。”作家格非如是评价路遥的文学影响。7日,在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清华大学文学与创作研究中心及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格非、李陀、陈晓明、杨庆祥等作家、评论家,带领读者了解多元视角下的路遥,即路遥作品如何反映中国乡土社会的瓦解、城乡伦理的冲突、乡村青年个体意识的崛起等等。

文学反映时代。在《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所面对的,是1975-1985十年间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从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再到乡镇企业崛起,改革的号角在两兄弟面前吹响。在文学批评家李陀看来,路遥“切人的正是断裂中最尖锐的断口,是非常自觉的现实主义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为现实主义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经验、方向”。

孙少安是李陀眼中“最用力、最丰满”的人物,作为出生在西北农村的青年,少安的根扎在乡土社会中,“公”和集体意识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从未退场。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矛盾冲突激起这位乡村企业家的内心波澜。李陀直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题材小说进入一个特别繁荣的时代,但能够用文学对这段历史做近距离且如此细致的思考,恐怕只有路遥。”在这部史诗级的巨著中,前后出场人物多达100多人,“《平凡的世界》就像一个导演精心制作的慢镜头。在镜头中,我们几乎看到中国乡土社会这株大树倒下来的每一个阶段和细节,而其中的农民群像又恰恰在瓦解过程中担任维护者和破坏者。”

在当代文学史上,路遥的写作无疑是扎实的。为了准确把握1975-1985十年间的时代背景,他找来十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资料;为写好平凡人的生活,路遥在陕西各地奔波,体验生活,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百姓,只要能触及,就竭力去触及。功夫不负有心人,路遥的付出最终成就了这部经典文学作品。

对一名现实主义作家来说,路遥的写作,无意是“重”的。格非认为,“路遥是一个有诚意的作家,他非常诚恳地把自己的思考、创作跟时代的巨变联系在一起。他没有矫揉造作,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平凡人的思考。”与这种“重”相对的,是当前一些文学作品之“轻”。格非在会上也表达了他对当代文学的一丝忧虑。“现在很多作品,尤其是一些网络文学,充满‘游戏性’。这点尤其体现在一些通俗的消费主义作品中。”

在李陀看来,路遥写作的“重”,表现在他对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巨大贡献。“当前很多现实主义写作都比较小,比较细致而微,主要说个人经历,某个村的变化。但路遥给我们呈现了中国乡村庞大的变化图景,这是路遥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平凡的世界》非常不平凡,他用一种非常的气魄,带着这种尖锐的形式描写世纪断裂的一个重要的洞口气。”

现代以来中国的乡村叙事,长期以“压迫——反抗”的逻辑展开激进现代性的革命叙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理想化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塑造乡村的带头人——社会主义新人,但随即而来的上世纪80年代反思文学,使乡村在“文明——落后”的逻辑中重构现实主义批判性,评论家陈晓明指出,只有路遥接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未竟的“理想性”方案率先写出乡村的肯定性,并抓住正在崛起的乡村青年的个体自由意识。

陈晓明说,我国所谓的书写苦难往往延续了“伤痕文学”的传统,把苦难专属于政治反批判,农民的苦难只能表述为“困苦”“艰难”。路遥把新时期“受难”主题改写为农民农村的“困苦”,“值得一提的是,新时期的‘受难’主题是控诉性的,而路遥的‘困苦’主题是乡村精神的现代觉醒,内含着个体要成长为自由人的精神意志——甚至可以说是英雄意志。”(本报北京12月7日专电)

Table with lottery results: 体彩公报, 超级大乐透第19140期公告, 中奖号码: 03+07+08+25+27 03+05, 一等奖 7 10000000元, 二等奖(追加) 1 8000000元, 直选每注奖金1040元, 二等奖 118 334833元, 组选3每注奖金346元, 三等奖(追加) 35 267866元, 组选6每注奖金173元, 三等奖 264 10000元, 排列5第19327期公告, 中奖号码: 77030, 一等奖奖金积累数: 1668432904.08元, 每注奖金10000元